

第四十二章 京都外的夜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“還記得去年我使黑拳打了郭保坤，京都府要拿我問案嗎？”

“狠得。”

“還記得今年春闈案發，刑部要拿我問案嗎？”

“狠得。”範思鞅有些疑惑地看了他一眼，心想哥哥說這話，難道還是想提醒自己慶律之威嚴？可問題是這兩樁案子最後不了了之，隻是證明了在慶國這種地方，權勢依然是凌駕於律法之上，明顯是個反麵教材啊。

範閑笑了笑，拍了拍他的屁股，說道：“兩次裏，你都手執棍棒把官差打...雖說主要是因為你囂張霸蠻的性子，但你對我這相處不到兩年的哥哥，總是有一份情誼，這一點，我相信自己沒有看錯。”

範思鞅臀上全是傷痕，吃痛地咬著下唇，說道：“那你先前下手還那麼狠！”

範閑笑了笑，說道：“一來是真生氣了，這不瞞你，二來，不把你打的慘些，怎麼能讓京都裏的百姓，將來真的相信咱們老範家家風依然嚴謹？一半做戲，一半真。”

範思鞅忽然怔怔說道：“哥，北邊那麼重要的事情...就真的交給我？”

範閑應道：“你先證明自己的能力再說。”

範思鞅一咬牙，露出一絲狂熱的神色，恨聲說道：“成！我一定能行。”

範閑點了點頭，又看了一眼正在弟弟身邊熟睡的抱月樓紅倌人，眉頭微挑說道：“昨天抄樓之時，我發現這個女子對你確實有幾分情意...我是你哥哥，當然清楚你的心性很硬很狠。不過該柔軟的時候，也可以軟一下，或許你會發現生活會有趣許多。”

範思鞅畢竟年紀尚小，初涉男女之事。麵露尷尬微紅，應了一聲。

兄弟二人又在車廂裏說了些什麼，此時馬車微微一頓，二人知道到了分手地時候。範閑搖搖頭說道：“此去艱險，雖然你對我一定還有怨懟之心，不過想來今後你會了解到我的良苦用心...至於父親那麵，你更不要有任何怨恨之意，要知道這個世界上，除了父母兄弟之外，很難有人會真心對你好。你小小年紀就被逐出京都，柳姨自然傷心，父親隻怕也不會很好過。”

範思鞅麵色黯然地點了點頭。看著範閑走下馬車的身影，想到今後的日子，不由心中一空，眼眶裏泛起潮意，說不出地難受。

“哥。早些接我回來。”

範閑走下馬車的身影僵了僵，應道：“放心吧，我會很快搞定一切的。”

看著逐漸消失在夜色中的馬車。範閑不由一陣恍惚，自己算不得一個好人，為什麼卻苛求思鞅做一個好人？或許自己先前的解釋是對的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實在是很微妙，汪精衛想來不希望自己兒子也當漢奸，希特勒或許更喜歡自己的兒子去畫畫。

當然，這兩位沒有機會實踐給範閑看，不過他看過肖恩與莊墨韓這兩兄弟的數十年起合。深以為然，戚戚焉，戚戚焉。

那一對傳奇般的兄弟，肖恩暗中為莊墨韓做了多少事，已經沒有人知道了，但是他一直將自己隱在黑暗中，顧忌兄弟地清名而死不相認，已經是很了不起的事情。

莊墨韓在七八十歲，已經快油盡燈枯，個人聲望也已經到達人生頂點的時候，為了自己地兄弟脫困，不惜拋卻了自己一生所稟之信念，千裏迢迢來南慶構陷範閑，所付出的代價，並不僅僅是表麵上那麼簡單，而是完全舍棄了莊大

家最珍惜的東西。

很湊巧的是，這兩位當年的風雲人物去世之前，都是範閑陪在身邊。

範閑看著遠去地馬車，心中一陣感歎，不知道思轍究竟會不會記恨自己，更不知道在遙遠的將來，如果有一天自己像肖恩一樣陷入黑暗之中不可自拔，思轍會不會像莊墨韓一樣不惜一切來救自己。

夜風吹拂過京都外的山岡，範閑自嘲地搖了搖頭，心想以思轍地性子，頂多肯為自己損失幾萬兩銀子...如果這銀子的數目再多些，恐怕這貪財狠心的小家夥，就得多估量估量了吧。

...

言冰雲站在他的身邊，忽然說道：“你真是一個很虛偽的人。”

範閑很感興趣地問道：“為什麼這麼說？”

“你利用身邊的一切人，但讓人覺得，卻像是你在為對方好...”言冰雲的唇角微微翹了起來。

範閑平靜回答道：“你沒有兄弟，根本不能了解這種感情...我確實是為了他好，雖然說手段可能過分了一些，而且效果不一定好...但是沒有辦法，我的閱曆能力隻能做到這一個程度...至少，將來我可以對自己說，對於思轍的成長，我盡了一個兄長地本份。”

“這正是我想說的第二點。”言冰雲點了點頭，“你還是一個很狠心的人。”

範閑沉默著，知道我會繼續說下去。

“範二少爺年紀還小，北邊的情況很複雜...你就能夠狠心將他逐出京都，讓他失蹤，斷了別人要挾你的可能，想來這麼絕的一招，就連二殿下都沒有想到。”言冰雲冷漠說道。

範閑臉上沒有什麼笑容，反而問道：“你覺得人這一輩子應該怎樣度過？”

這是在若若、思轍、婉兒之後，範閑就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千古一問，第四次向旁人問起。

言冰雲微微一怔，搖了搖頭：“我想的很簡單，身為監察院官員，忠於陛下。忠於慶國，富國強兵，一統天下。”

“一統天下？”範閑譏諷說道：“那有什麼意義？”

言冰雲又愣了一下，身為慶國的年輕一代。生長在一個國家力量快速擴張的時期，從骨子裏都養成了這種想法，根本沒有想過為什麼要一統天下，而且也沒有人會這樣問出來。今天範閑驟然發問，他竟是不知該如何解釋。

“天下三分，中有小國林立，戰爭難免，百姓流離失所...既然如此，何不一統天下，永除刀兵之災？”

他想了一會兒之後。嚐試著理清了自己地思路。

範閑搖了搖頭：“我從來不信什麼天下大勢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的廢話。一統數百年，一分又是數百年，如果分割的國度都沒有一統天下的野心，又哪裏來地戰爭？大一統...不是消除戰爭帶來和平的方式，而是誘惑天下人投身於戰爭的果子。如果大家都不這麼想。那豈不是天下太平？”

言冰雲看了他一眼，嘲諷道：“你這是很幼稚的想法。”

“我也明白。”範閑歎了一口氣，“但我活著的時候。是很不想看見打仗這種事情的，一年裏死在咱們院中人手上的，大概有四百多個，而八月份大江缺堤，估計已經死了幾萬人，如果戰爭真的開始，不過數月，隻怕就要死上十幾萬人。”

“矛盾就算能暫時壓下來，也不可能持久。總有一天戰爭會爆發的。”言冰雲嗤之以鼻，“就算你將來收集了四大宗師當打手，強行壓下皇室間的野心，可你死後怎麼辦？”

範閑笑了笑說道：“我死之後？我死之後，哪怕洪水滔天。”

路易十四最露骨地宣言，終於讓言冰雲的臉色變了，他一邊搖頭一邊歎息道：“還正以為你是一個隱藏在黑暗之下的仁者，聽明白這句話，才知道我剛才說地還算客氣...你不僅僅是心狠，而且是個極度自私的人。”

“誤會了不是？上次就和你說過，我不是聖人。”範閑忽然皺了皺眉頭，調戲著對方，“不過如今看來...似乎...當當

也無妨。”

“一個執掌監察院的聖人？”言冰雲像看鬼魂一樣看著他。

...

“那你這輩子準備怎麼過？”言冰雲很難得地像北齊上京那些虛談之徒般發問。

“我準備好好過。”範閑說了一句廢話，然後不等他回應，笑呵呵地說道：“這次思韞一路向北，真是麻煩你們父子二人。”要將一個人神不知鬼不覺地穿覺整個慶國，除了監管各郡路官員動向，掌握異國諜網的監察院四處放水，甚至是監守自盜，還真做不到這一點。

“你是我的上司。”言冰雲很直接地回答道。

範閑了解他地想法，說道：“這件事情，我會向院長備案的。”

他接著說道：“知道嗎？上次使團離京，第一夜就是在我們腳下這個鬆林包紮的營...”他摸著鼻子，自嘲地笑了笑：“當時使團裏有司理理這位紅倌人，今天思韞被逐，雖然比我當時地狀況要淒慘許多，但我也擄了個紅倌人陪他，看來我們兄弟二人的旅途都不會怎麼寂寞。”

言冰雲有些頭痛地搖了搖頭，很難適應範閑這種隻會在親近的下屬、朋友麵前，才會表露出來的無恥麵目，於是他轉而問道：“現在沒什麼擔憂的了，你準備怎麼做？”

範閑苦笑道：“對方是皇子，難道我們還真敢把他給殺了？”

言冰雲冷漠說道：“我看你好像沒有什麼不敢的。”

範閑心頭微動，笑著說道：“看來你還真是個了解我的人...不過不著急，先把弘成的名聲整臭，再把老二手下那些人折騰折騰，把崔家逼一逼。”

最後他輕聲說道：“我不會再管抱月樓的事情，你幫著史闡立處理一下，至於後麵怎麼做，你全權負責，反正在玩陰謀這方麵，你地天份實在高出我太多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